

#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加、减、乘、除”策略研究

## ——以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张为付 张文武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江苏经济发展面临着下行压力加大、创新动力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风险隐患,如何通过“加减乘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至关重要。近年来,江苏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创新引领动力强劲,落后产能逐步淘汰,重点行业提档升级,但同时也存在产业层次仍然偏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成果转化短板明显、制度创新尚需突破等问题。突出精准支持,增加有效供给;强化市场机制,削减低效产能;培育创新优势,倍乘驱动效应;深化制度创新,去除发展障碍等是江苏产业结构调整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 产业结构调整; 产能过剩; 创新乘数; 简政放权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4-0014-06

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表明,我国经济正在向产业形态高端化、产业分工精细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方向演进。在这一趋势下,发展战略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路径转轨、发展动力转换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江苏作为传统产业聚集地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大省,尽管 GDP 已经突破 7 万亿,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二,但是同样面临着“爬坡过坎”关口的考验。江苏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增长点支撑作用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风险隐患有所凸显,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等对江苏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 年 7 月,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产业结构优化要多措并举,‘加减乘除’一起做”,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and 战略指针。江苏应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细化“加减乘除”具体措施。

所谓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对现有产业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和相互联系进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改变(王晓红,陈范红,2015)。<sup>[1]</sup>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途径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度契合,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要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在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的产业面临着不同的结构调整层次和需求。根据现有学者的研究,我国产业大致可以分

收稿日期:2016-06-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40024);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江苏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5ZDAXM009);江苏省社科联重大项目“区域自由贸易新格局与提升江苏开放型经济水平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JY033);江苏高校现代服务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为付(1963—),男,江苏睢宁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服务业、产业经济学;张文武(1983—),男,山东聊城人,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服务业、世界经济。

为退出型、追赶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四种类型,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郭旭红,李玄煜,2016)。<sup>[2]</sup>“退出型产业”在我国突出表现为在特殊发展阶段和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但重复建设情况普遍、环境破坏严重、在国际市场并不具备技术创新优势的产业。在经济增长变缓、市场疲软和要素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产业极易丧失市场竞争优势,并伴随着产能过剩、库存高企、债务高筑等问题,转移、淘汰和化解往往成为该类产业调整的重点选择(张秀生,王鹏,2015)。<sup>[3]</sup>“追赶型产业”则是指那些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有差距,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尽管我国的这些产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由于具有后发优势,通过海外并购、招商引资、加强研发合作等方式可以快速实现相关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追赶型产业”调整的思路则是充分挖掘外部产业高地的优势资源,加强对外合作,坚定地走“干中学”的道路(魏杰,杨林,2015)。<sup>[4]</sup>政府则要为微观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不仅要帮助相关主体解决好金融问题,同时要做好国际签证、知识产权保护等(任保平,郭晗,2015)。<sup>[5]</sup>“弯道超车型产业”则是指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在内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知识资本投入高、研发周期短、更新速度快,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完全有可能实现产业发展的超越,实现“弯道超车”。“弯道超车型产业”调整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着力强化创新研发,紧抓技术变革机遇,发挥创新产出的“乘数”效应和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提高产业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则在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国计民生方面的需要,这些产业往往投资规模巨大、回报周期超长,

私人资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承担和延续该类产业,必须要靠国家扶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创造环境、资金补贴、市场保护的责任,以“守护者”的角色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因此,不同类型的产业面临的调整方向不同,所需要的“加减乘除”策略也应有所差别。江苏省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阶段最为典型的地区,本文以江苏省为例系统阐述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现状、面临问题和未来方向,为江苏乃至全国在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 一、江苏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江苏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的针对性要求,坚定发展信心,紧扣主题主线,以“调高调轻调优调强”为导向,紧盯关键领域,狠抓薄弱环节,多措并举,江苏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新态势。

1.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实力地位更加巩固。“十二五”时期,江苏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时采取一系列利当前惠长远的政策措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1年的4.91万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7.01万亿元,连跨三个万亿元台阶,年均增长9.6%;人均GDP由2011年的6.23万元增加到2015年的8.8万元,年均增速达到7.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1年的5148.9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8208.6亿元,连跨四个千亿元台阶,年均增长14.5%。2015年,江苏成为继广东之后第二个GDP突破7万亿元的省份,江苏经济总量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稳居第二位,与排名第一位广东省的差距从2011年的4000亿元缩小到2015年的2600亿元,实力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表1 江苏经济发展主要数据(2011—2015年)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2011	49110.27	3064.78	25203.28	20842.21	62290	5148.91
2012	54058.22	3418.29	27121.95	23517.98	68347	5860.69
2013	59753.37	3469.86	29086.08	27197.43	75354	6568.46
2014	65088.32	3634.33	30854.50	30599.49	81874	7233.14
2015	70116.4	3988	32043.6	34084.8	87995	8208.6

数据来源:2011—2015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高端产业引领支撑。

“十二五”以来,江苏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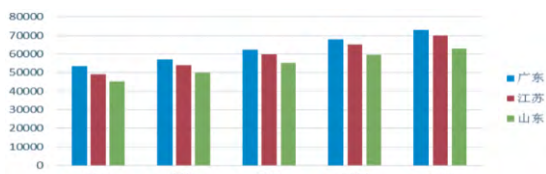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15年广东、江苏、山东地区  
生产总值对比

经济工作的主线,大力组织实施转型升级工程和科技创新工程。坚持调高调优调强取向,制定“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明显优化。江苏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从2011年的6.3:51.5:42.2调整到2015年的5.7:45.7:48.6,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标志性转变。新兴产业加快发展。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全年销售收入达47182.6亿元,比上年增长29.1%。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2011年的3.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1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2%;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35.3%提高到40.1%,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同时,江苏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家和省级高新园区集中了全省近40%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60%的新兴产业产值。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2015年江苏实现服务业增加值34084.8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占GDP比重为48.6%,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主要服务行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软件业、研发和科技交流及推广服务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商务服务业、物流业实现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7.2%、33.4%、26.1%、28.3%、16.9%和15.7%,产业结构层次明显提升。

3.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价值链条向上攀升。江苏是中国传统产业基地之一,拥有基础雄厚的电子、机械、化工等大型制造业,传统产业是江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万解秋,刘亮2012)。<sup>[6]</sup>2015年,江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3万亿元,占全国的10%以上,总量及占比均列全国第一,江苏传统产业规模

大,竞争优势明显。然而,近年来,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部分传统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经济活力下降、企业亏损等严重危害了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产能过剩、库存高企等带来的经济发展危机,江苏不断加大技改投资,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十二五”以来,江苏深入实施工业强省建设六大行动,组织实施“百项千亿”重点技改工程和工业强基工程,加速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进程,制定出台加强企业技术改革、推广大中型企业智能化升级、推广新能源汽车、提升全省宽带发展水平等意见措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向高端攀升。全省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超3万亿元,占全国技改投资比重超过11%,保持全国领先。江苏形成了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一批千亿元级产业链,突破了低温陶瓷膜产业化制备技术、大吨位及超大吨位全地面起重机系列产品关键技术、6兆瓦海上风力发电制造技术等一大批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环节和关键技术。2015年,江苏全省工业企业主要装备新度系数超过70%,主要行业40%以上的关键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创新引领动力强劲。“十二五”以来,江苏坚持创新引领,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效显著。江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着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创新型企业,促进科技创新持续发力,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实施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方案、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措施,江苏在纳米科技、未来网络、4G通信和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成果转化项目,重点突破一批抢占制高点的产业前沿技术,带动产业整体升级的原创性核心技术,在产业高端环节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江苏目前已经形成了智慧城市、智能工业等14个产业联盟,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新材料、节能环保、医药、软件、新能源和海洋装备等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新一代信息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二。节能环保产业占全国比重达25%,光伏产业占全国比重近50%,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30%。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区域创新竞争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

首位,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

5. 重点行业提档升级,落后产能逐步淘汰。由于江苏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根据国务院总体部署,江苏以钢铁、焦炭、水泥、平板玻璃、印染、造纸等行业为重点,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原则,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化解落后产能的指导性政策文件,紧抓责任落实,层层分解任务,坚持“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分层分类化解过剩产能(文宗瑜,谭静等,2015)。<sup>[7]</sup>具体通过扩大市场需求消化一批产能,引导产业转移一批产能,推动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产能,加快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将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用于支持高端产业发展。通过强力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江苏实现了提前两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计划目标。“十二五”期间,江苏共计淘汰并拆除炼钢炼铁高炉17座,电炉、转炉8台套,累计淘汰钢铁产能585万吨;拆除水泥窑炉36座、水泥磨机108台套,累计淘汰水泥产能3139万吨;拆除平板玻璃生产线4条,累计淘汰平板玻璃产能221万重量箱,行政性关闭各类落后小企业800多家。“十二五”期间江苏还淘汰了一批落后低端产能,分别是电解铝10万吨、焦炭157.6万吨、造纸76.9万吨、制革108万标张、印染18.99亿米、化纤22万吨、铅酸蓄电池2358万千伏安时、纺织1.7亿米、铸造130.86万吨。省级财政安排3.3亿元专项资金,对578个化解淘汰效果好的项目予以奖励。

## 二、江苏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的挑战

1. 产业层次仍然偏低,调整力度仍需“加大”。2015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标志性转变。但是,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第三产业占比偏低却仍然是江苏产业结构调整亟待破解的难题,间接地反映出江苏产业层次攀升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产业转型还不到位。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6%,而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分别为50.8%、49.8%、67.8%和79.8%,分别高于江苏2.2个百分点、1.3个百分

点、19.2个百分点和31.2个百分点,江苏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发展仍需加强。与此同时,江苏传统制造业比重较高,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行业较多的现实客观存在,产业层次需要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在,第一,江苏传统制造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较大,纺织、化工、电力设备制造、机车设备、造船、光电等产业的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普遍存在着价值转换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不能占据价值链中高端等问题;第二,江苏传统产业的标志性品牌较少,江苏缺乏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例如,世界500强企业(2014年)仅有1家总部位于江苏,中国最具价值的百强品牌江苏只有2个,2000—2014年度中国经济人物仅有2人来自于江苏企业,知名企业、知名品牌和高层次领军人物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苏产业结构层次攀升方面的不足;第三,江苏部分传统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自主研发水平相对不足,对外依赖度过高。据统计,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有超过30%的关键技术和设备依赖国外公司提供,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市场拓展和创新研发。

2.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化“减”淘汰任重道远。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和经济下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江苏部分制造业行业出现了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现象,库存率急剧上升、产销率快速下降、大面积企业亏损,给江苏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产能过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产能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严重,企业效益明显滑坡。以钢铁、水泥、玻璃等产品为例,在近一年内,该类产品平均价格的跌幅超过了40%。许多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效益明显滑坡,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企业利润率在近2年内降低了60.3个百分点,石油加工、化纤制造、建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利润均为负增长;第二,过剩行业的库存大幅增加,产销率下降,成本上升。近2年来,工业产品企业库存量明显增加,制造业行业成品库存率平均提高超过20%,而同期销售率下降的幅度将近45%,高库存和低需求的双向挤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三,企业亏损不断增多。2014—2015年两年时间内,江苏制造业亏

损企业数量增长超过 60% ,其中钢铁、石油加工、化纤等行业亏损企业增幅接近或超过 1 倍。产能过剩的行业中不仅有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制造行业,同时也有光伏、风电设备制造和碳纤维等新兴行业,这对江苏过剩产能化解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显示,2015 年江苏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 74.89% ,远低于 82.05% 的合理水平,其中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平板玻璃行业、船舶等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 66.8%、73.2%、73.5% 和 74.2% ,光伏、风电设备制造、碳纤维等新兴行业产能利用率则分别为 75.9%、70.6% 和 72.8% ,落后产能淘汰和产能过剩化解依然任重道远。

3. 成果转化短板明显,“乘”数效应亟需加强。虽然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7 年位居全国首位,但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创新投入产出率不高,这些成为制约江苏创新驱动发展的短板。江苏创新成果转化的短板主要表现为,第一,科研成果转化的渠道不够顺畅,企业的创新效率相对不足。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已经成为江苏创新产出的主力,在自主创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15 年,江苏研发支出中企业出资占比达到 81.7% ,江苏创新产出占全部创新产出的比重超过 70%。但是,江苏企业较普遍地存在“大而不强”、转化效率偏低的问题。2015 年,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比例不到 20% ,转化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成果约占被转化成果的 35% ,科技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30% ,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 80%、75% 和 60% 的平均水平;第二,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导向机制和创新利益分配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产出乘数效应亟需加强。当前,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江苏乃至全国都存在对创新激励不足的现象。承认科研人员的智慧成果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才能够实现科研创新的可持续增长,科研人员才会有长期的创新动力。然而,现有的创新激励措施的完善度不足,尤其是在对科研人员的创新劳务激励、股权激励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程度的缺失;第三,科技创新管理的政府部门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并存,创新管理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近年来,江苏不断深化科研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先后出台了多项促进创新研发的相关政策法规,但在微观实施层面的落实力度还不够,政府

采购政策、融资政策以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方面的政策等,都还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对江苏科研成果转化和创新动力转换提出了新的挑战。

4. 制度创新尚需突破,障碍壁垒有待破除“除”。近年来,江苏行政体制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有些隐性壁垒和制度障碍仍然制约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不够彻底,行政审批项目依然较多、程序较为繁琐、审批较为迟缓,简政放权需要进一步推进。自 2013 年江苏省政府出台《省政府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苏政发〔2013〕150 号)》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试点工作,但仍存在着权力下放进度偏慢,关键领域没有放开等问题。江苏各地简政放权改革的重点不一致,进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尤其是在权力精简的领域方面差别较大,一些需要多部门审批的事项仍处于分割状态,审批程序、手续、周期等依然给人民群众带来困扰和不方便。二是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政企不分、越位管理、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和市场行为等现象。在政府职能向企业和中介组织转移中,存在“表面转移”的现象,表现为由政府审批的具体事务看似转移到中介机构或者企业单位,但关键环节仍然是政府掌握,权力实际上并没有下放。三是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所有制、地方利益和行业分割等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壁垒有待清除(原毅军,谢荣辉,2015)。<sup>[8]</sup>突出表现为,部分国有企业对市场价格、利率不敏感,为了保持在行业的占有度和存在性,即使是亏损也要继续经营。同时,地方政府也扮演了企业“保姆”的角色,不顾市场规律地对部分企业进行扶持,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市场机制传导不畅的障碍。

### 三、落实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实施“加、减、乘、除”策略

2016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江苏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加减乘除”并举,不断引导产业结构向

高端发展,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

1. 突出精准支持,增“加”有效供给。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导向,加快研发新技术、发展新行业、培育新业态,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入力度,着力突出精准投资,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传统动能提升与新生动能成长的“双轮驱动”。一要强“强项”,继续扩大优势产业的发展优势。以信息化和技术化助力江苏先进制造业、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腾飞,针对优势产业特点实施“分业施策”,落实专项支持和精准扶持。二要壮“弱项”,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紧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信息化、“互联网+”等改造传统制造业,优化供给结构,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三要育“潜项”,着力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坚持服务化导向和高端化导向,继续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支持,挖掘潜力、更新供给,扩充产业容量。

2. 强化市场机制,削“减”低效产能。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总原则,着力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着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配套政策,逐步“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和低效产能。一要化解过剩产能。引导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开拓需求空间,通过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和产业合作等多种渠道,输出、转移、消化行业过剩产能。二要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关于企业、产品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标准,并通过市场化动态要素价格管理、提高财政奖励标准、落实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等措施,倒逼落后产能主动退出市场。三要抑制重复建设。在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和市场信息公开,引导建设项目良性循环。同时,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和能源政策,从市场价格入手抑制重复建设。

3. 培育创新优势,倍“乘”驱动效应。江苏要紧抓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机遇,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增强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有机衔接,发挥“乘数”“倍增”效应。一要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融合。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

形成高端创新产业链;加快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创造产业供给链。二要以制度创新带动成果转化。完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创业的机制,降低创新创业风险;完善收益分配激励机制和权利保护制度,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三要以政策落实改善创新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换的步伐,推进科研单位的去行政化转型,减少对企业的微观干预。落实税收、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支持、人才培养和技术转化等持续政策,为创新创业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

4. 深化制度创新,去“除”发展障碍。继续深化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扫清壁垒障碍。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和简化前置性审批,推行规范化权力清单制度。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高审批效率。二要加快市场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深化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建立生产要素差别化价格体系。三要深化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创新金融管理制度,构建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精准扶持实体经济。统筹推进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和事权财权统一改革,实施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王晓红, 陈范红. 新常态下江苏产业结构调整的显著特征与路径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11): 151-156.
- [2] 郭旭红, 李玄煜. 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6(1): 49-54.
- [3] 张秀生, 王鹏.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产业结构优化[J]. 经济问题, 2015(4): 46-49.
- [4] 魏杰, 杨林. 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改革[J]. 经济纵横, 2015(6): 1-5.
- [5] 任保平, 郭晗. 新常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选择与改革取向[J]. 天津社会科学, 2015(5): 84-90.
- [6] 万解秋, 刘亮. 后危机时期江苏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3): 241-246.
- [7] 文宗瑜, 谭静, 宋韶君. “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政策[J]. 经济研究参考, 2015(62): 58-69.

(下转第54页)

Working Paper from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7: 242.

走廊”构建[J]. 当代经济研究, 2014, 223(3): 75-81.

[14] 魏永芬. 我国是否应该取消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J]. 金融研究 2006, 308(2): 52-60.

(责任编辑: 黄明晴)

[15] 毛泽盛 李鹏鹏. 超额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与“利率

## A Study of Interest System for Reserves Based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MAO Zesheng<sup>1</sup>, LI Pengpeng<sup>2</sup>

(1.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Nantong Branch of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ubprime crisis, it is put on the agenda to build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while interest system for reserves is regarded by some scholars a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modified Pigouvian Tax Model and the economic data of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modern econometric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interest system for reserves can provide a stabl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basic rate,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set up a stable interest rate system and boost the macro-prudenti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Key words:** interest system for reserves; stable interest rate system;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dified Pigouvian Tax Model



(上接第 19 页)

[8] 原毅军, 谢荣辉.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

经济 2015(8): 57-69.

(责任编辑: 黄明晴)

## The “Add, Subtract, Multiply, Divide”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es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Jiangsu

ZHANG Weifu, ZHANG Wenwu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y of Jiangsu is at the risk of increasing economic downward pressure, lack of innovation power, and excess capacity in some industries. It's essential to find out how to speed up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by ‘add, subtract, multiply, divide’ strategies.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scale has been continually enlarg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have been obviously optimized, innovations continuously appear, and major industries have been upgrad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level remains relatively low, some industries have excessive capacities, th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s obviously weak, and the whole industries lack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etc. Jiangsu should have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for example, highlight support in specific industries, add effective supply, strengthen the market mechanism, reduce poor efficiency industries, foster innovation advantages and innovation multiplier effects, deepe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reduce development obstacles.

**Key word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xcess capacity; innovation multiplier;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e power